

## 澳門功德林寺院文獻遺產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研究

楊開荊\*

**摘要** 《澳門功德林寺院檔案文獻（1645—1980）》於2023年5月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級《世界記憶名錄》，為澳門和國家增添一項世界級的文化名片。澳門無量壽功德林寺院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其豐富的文獻遺產見證了澳門在近現代史上推動文明進步的角色和地位。此前，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經過多年挖掘整理，於2016年成功將館藏申報列入UNESCO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其價值得到UNESCO世界記憶項目專家充分肯定和極高的關注，明確與女性平權關係密切，具有世界意義。2021年，由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與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共同向國家檔案局提交材料，為該批文獻申報國際級《名錄》，終於成功入選。本文主要分析澳門功德林文獻的內涵和價值，引介UNESCO世界記憶遺產項目的核心職能，回顧申遺的歷程並展望未來的發展。

**關鍵詞** 功德林文獻；文獻遺產；UNESCO世界記憶名錄；女子佛教學院；觀本法師

### 前言

澳門功德林寺院的主要創辦人觀本法師（1868—1946，俗姓張，名壽波，號玉濤，法號明一，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人）出身望族，自幼受祖庭影響，以考取功名報效家國為目標。然而，身處清末的動盪年代，目睹國家面對種種危難，促使他重新思考救國問題，從而投入到維新變法的運動中。由於時局變幻，在經歷各種挫折以及家庭變故後，他選擇皈依佛門。<sup>1</sup>1924年，觀本法師捐出澳門一處住宅，並得到姻親簡照南（1870—1923）家族、何東爵士夫人等社會賢達的參與和支持，在同年8月18日向政府立案，正式創立嶺南地區首家女子佛教學院——功德林寺院，藉此興辦女子義學，接待女眾食宿，提供教育機會。

\* 楊開荊，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圖書館專業博士，中國科學院信息技術研究所博士後，主要從事澳門歷史遺產、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澳門文獻、圖書館等的研究；目前任職於澳門基金會研究所，在澳門多所大學兼教歷史文化碩士課程。

功德林作為一座女子佛教學院，歷史上一眾高僧及學者在此進行的學術交流甚為活躍，先賢為寺院收集和保存了豐富的文獻遺產。功德林藏經閣的重要典籍包括明末至民初之古籍，大部分是佛教文獻、學員上課的筆記，以及著名法師的講課資料、手稿記錄等。文獻的載體形式多元豐富，包括一套約二千多片的貝葉經，還有線裝古籍、手稿本、縑帛文獻、名人字畫，以及老照片、信函等。寺內近十年來有過多次小規模的修繕和調整，原本藏經閣中的典籍亦搬移了數次，但仍受到良好的保護，彌足珍貴。功德林文獻分別於2016年和2023年列入了亞太區和國際級《世界記憶名錄》（以下或會簡稱《名錄》）。本文將引介有關申報的條件及要求，梳理文獻挖掘整理和申報的歷程，從而體現這批文獻的價值內涵，並展望未來的發展。

### 一、UNESCO 世界記憶項目的宗旨和發展

#### （一）世界記憶項目概述

澳門於2005年成功將歷史城區列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文化遺產類），令大眾對文化古蹟的保護與傳承更為關注和重視。另外，自2006年澳門參與《非遺公約》（第32/2006號行政長官公告），各種民間信俗、傳統技藝等的研究開始走進人們的視野，但有關記憶遺產項目的歷史和淵源的研究卻相對較少，以下將略作引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2年發起了世界記憶項目（也稱世界記憶工程、世界記憶），與世界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並列為歷史遺產項目，相互協作平衡發展，並設有申報《名錄》的機制。世界記憶主要關注的是保護任何介質／載體的珍貴史料，對世界範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各種記錄進行搶救、保護、利用、宣傳，從而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同時承擔着記錄歷史的使命。

世界記憶項目共分為三個級別，包括國家級、地區級和國際級。地區級委員會包括：非洲、阿拉伯國家、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簡稱亞太區）、歐洲和北美地區、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以及國際組織等，中國屬於亞太區。迄今為止，全球有六十多個國家設立了世界記憶國家委員會。世界記憶項目的最高決策組織是國際諮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簡稱IAC），由來自14個國家的代表組成，並設有行政辦事處，以及“教育與研究”“文獻保護”“名錄審核”三個委員會，各司其職，在全球開展相關工作。

## （二）《世界記憶名錄》的級別及申報名額

《世界記憶名錄》是世界記憶項目的其中一項重要職能，由專家評選有價值的文獻遺產列入《名錄》，申報單位需要予以詳細印證和分析。評審的標準主要包括：文獻的真實性、世界意義、普世價值、形式和風格、兩性平等、文獻的稀有性、完整保存、保護環境、管理及利用等因素。<sup>2</sup>

此外，《名錄》分為國家級、地區級、國

際級。申報的文獻將按照相關級別規範進行評審，並由相對應的委員會對價值作出審議。

1. 國家級《名錄》。各國委員會可評選本國有價值的文獻遺產列入國家級《名錄》，申報的名額和要求通常由各國的世界記憶國家委員會作出規範。中國的申報項目主要由中國國家檔案局組織管理，目前中國的國家級《名錄》項目共有197項。

2. 地區級《名錄》。各地區可向所屬的地區委員會提出申報列入地區級《名錄》，以澳門所屬的亞太區為例，根據世界記憶項目亞太區委員會（MOWCAP）的規章，每兩年會召開委員會大會並審批申報項目（通常是雙年舉辦，新冠疫情期間有所變化），同時接受亞太區域內的國家和地區申報項目。地區級《名錄》通常由文獻機構或代表組織通過所在國家向所在地區提出申報。自2023年開始，亞太區委員會作出了新的規定，所有申報項目需經由國家統一組織和提交（此前可由非政府組織直接提交），而各個國家申報亞太區《名錄》的名額有三項（此前沒有名額限制）。因此，在新的規定之下，澳門需要先向中國國家檔案局報備，經國家檔案局統籌，並通過評審取得申報名額，才正式提交亞太區委員會審批，但跨國聯合申報則不受名額限制。

3. 國際級《名錄》。每個國家每一屆只有兩個申報名額，同樣地，跨國申報則不受名額限制。如《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也稱“漢文文書”）的檔案原件館藏在葡萄牙國家檔案館（又名“東坡塔檔案館”），由澳門檔案館與葡萄牙國家檔案館聯名申報，故不影響名額。申報單位需先向本國相關機構提出（如中國國家檔案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中國國家委員會），並由專家審核評選，在取得申報資格後，由國家檔案局通過世界記憶項目中國委員會的名義，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秘書處正式提交申報文本及相關資料。世界記憶項目收到各地的申報項目後，首先會作技術審核，同時對外公示，以避免在國

## 學術筆記

際上引起異議，然後送交“名錄評審委員會”，由相關專家進行詳細討論和評審，並作出分析意見，有需要時可與提交單位溝通交流，或要求補充資料和說明。評審報告將提交至國際諮

詢委員會，在兩年一度（本屆會議在2023年）召開的會議中商議，經14位IAC委員（具資格）投票後，將結果送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委員會審議，最終由總幹事作批核和公佈。

表一. 中國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現況

《世界記憶名錄》	數量及說明	
國家級	197 項	
亞太區	14 項（包括澳門 3 項）	
國際級	15 項 （包括澳門 2 項）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li> <li>2. 清代內閣秘本檔</li> <li>3. 納西東巴古籍</li> <li>4. 清代科舉大金榜</li> <li>5. 清代“樣式雷”建築圖檔</li> <li>6. 本草綱目</li> <li>7. 黃帝內經</li> <li>8. 元代西藏官方檔案</li> <li>9. 僑批檔案—海外華僑銀信</li> <li>10. 南京大屠殺檔案</li> <li>11. 甲骨文</li> <li>12. 近現代蘇州絲綢樣本檔案</li> <li>13. 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li> <li>14. 四部醫典</li> <li>15. 澳門功德林寺院檔案（1645—1980）</li> </ol>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提供

## 二、功德林文獻遺產入選《名錄》歷程

功德林這座相對細小的寺院，深藏着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功德林文獻分別於2016年和2023年列入亞太區和國際級《名錄》，在此將對文獻挖掘、整理和申報的歷程，以及有關的要求和條件略作引介，從而體現這批文獻的價值內涵，以及現時澳門在世界記憶項目方面的有關成果。

### （一）從亞太區到國際級《名錄》

筆者有幸於2000年撰寫北京大學博士

論文時，首次了解到功德林文獻遺產，其後於2004年在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進行博士後研究期間學習了世界記憶項目的運作，並深入研究和關注申報名錄項目。2008年，筆者在澳門基金會的帶領下首次參與了世界記憶項目的國際會議，並深入了解該工程的重要意義。

與此同時，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以下簡稱“學會”）在2008年成立，一批有志整理澳門文獻資源的學者多次組織相關的研究和交流，並邀請專家研究澳門功德林文獻。其後學會成員於2010年成功申報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列入亞太區《名錄》。在此基礎上，學

會於 2012 至 2013 年間對功德林開展研究申報計劃，當時得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的支持，組織助理和圖書館專業人員對寺院文獻進行全面整理，寺院法師和女尼予以指導，對文獻進行分類、編目，並重新包裝、排架，以及整理電子目錄和部分電子化工作。學會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的評審專家到訪功德林，向相關委員引介珍貴館藏及其價值和世界意義。2015 年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提交申報書，根據評審標準詳細說明符合申報的條件和原因，例如文獻的真實性、世界意義、普世價值、稀有性、完整保存、保護環境和利用等因素。經過專家嚴格評審，功德林文獻於 2016 年成功入選亞太區《名錄》。

功德林文獻被列入亞太區《名錄》後，相關工作並沒有結束。學會隨後開展了更多的宣傳推廣工作，包括帶領大學生參觀、到中學辦講座，以及鼓勵研究生進行相關研究等；同時，繼續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的專家引介有關文獻，多次邀請專家到功德林深入了解其價值，為申報國際級《名錄》作好基礎工作。世界記憶項目專家對此非常重視，更曾在宣傳海報中特別提到澳門這批文獻遺產見證了女性的賦權運動，特別提到澳門申報的項目是亞太區三項與女性有關的文獻遺產之一，可見具有世界意義，也因此增加了澳門團隊申報的信心，從而認真思考申報國際級《名錄》的可行性。

## （二）申報國際級《名錄》的單位

2021 年，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與澳門城市大學的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作為提名單位，為該項目開展申報國際級《名錄》的工作。在此也對“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的成立背景與源流略作說明。

世界記憶項目下設有“教育與研究委員會”（下稱“教研委”），該委員會主席洛薩·約旦教授（Prof. Lothar Jordan）與筆者經多年的商議籌備，同時得到國家檔案局的



圖 1. 2008 年，澳門文獻信息學會邀請專家探討功德林文獻價值。（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 2016 年 11 月，申報團隊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了解功德林文獻遺產，筆者（左一）引介相關歷史。（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支持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方面的確認，於 2016 年在澳門城市大學設立了全球首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Memory of the World Knowledge Centre）。

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由澳門城市大學與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合作執行，旨在推動澳門歷史遺產的教育與研究，加強本地與國際社會的交流聯繫。迄今為止，全球已成立多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見表二）。因此，中心具有申報的條件和優勢。

## 學術筆記

表二. 全球各地設立的世界記憶學術中心

序號	所在地（機構）	設立時間
1	澳門（澳門城市大學）	2016年11月21日
2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17年7月11日
3	韓國光州（韓國研究中心）	2018年6月1日
4	福州（福建省檔案館）	2018年11月6日
5	蘇州（蘇州檔案館）	2018年11月10日
6	象牙海岸（象牙海岸虛擬大學）	2020年11月24日
7	墨西哥（比斯凱納斯學校歷史檔案館）	2021年2月26日
8	澳洲堪培拉（首都遺產圖書館，相關程序尚在進行中）	2022年11月15日
9	吉爾吉斯斯坦（以欽吉斯·艾特瑪托夫命名之語言文學研究所）	2023年9月14日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提供

另一方面，澳門文獻信息學會作為非牟利民間學術社團，宗旨是致力文獻史料的整理和學術研究、推動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積極加強澳門與世界各地相關領域的文化學術交流，促進澳門文獻信息事業的發展，強化澳門的文化形象。學會分別於2010年及2016年組織申報文獻遺產名錄，成功申報《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1550—1900）》及《澳門功德林寺院檔案文獻（1645—1980）》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

2021年起，學會與世界記憶學術中心合作開展國際級《名錄》的申報工作，同時邀請資深學者指導，以及組織青年人參與推廣、研究。事實上，文獻申遺的過程甚為繁雜，首先是要致力爭取申報的名額，為此必須作充分準備，向國家檔案局提交報告，經專家反覆嚴格評審，以及一系列的行政報批和取得共識後，澳門功德林項目方才取得申報國際級《名錄》的資格。

### （三）文獻申遺工程浩大

如前所述，申報國際級《名錄》的大前提是取得申報的資格，即必須得到國家的申報名額。可以想像，內地各省市文獻之豐富多元，競爭極之激烈。更甚者，2017年起因修訂規章而暫停了兩屆評審工作（2019、2021年），

因此累積的待申報項目更是多不勝數，澳門要取得資格，必須明確文獻的世界意義和普世價值。因此，澳門團隊在整理好申報材料後，由國家檔案局首先組織專家對候選項目進行多輪的嚴格評審，並不斷補充素材，最終評選出兩項項目，再由國家檔案局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委員會提出正式申報，繼而又展開一系列的評審程序。在國家檔案局提交正式申報後，申報單位繼續開展後續的宣傳推廣工作，一方面加強與國際社會的溝通聯繫，例如拍攝宣傳短片、召開多場座談會和國際研討會等，從多方面推進申報工作。

### 三、功德林文獻的世界意義

申報世界記憶名錄，除了需要針對文獻的真實性、來源、載體形式、數量、保存狀態等方面進行說明外，最重要的是突出相關文獻的世界意義以及對人類發展的影響，或是對某些重要歷史時期的見證價值，這是評委最關注且是重中之重的要素。就背景而言，澳門一直是中國領土，受中國傳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影響，具有包容和開放的特質，中外宗教在小城互容共存。僅為彈丸之地的澳門，擁有四十多所廟宇，為功德林的創立營造了良好的空間。因寺院蓬勃發展而建立起的豐富館藏，也反映了澳門在清末民初的動盪時代，以及在二戰的特殊



圖3. 功德林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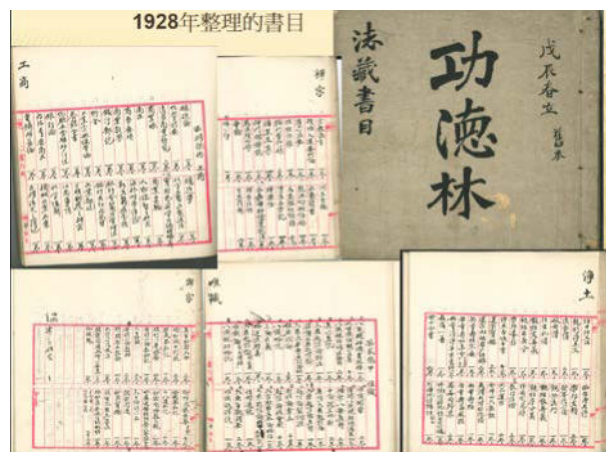


圖4. 功德林早年的藏書目錄手抄本(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歷史時期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說明澳門在全球衝突中享有的相對和平，為文獻遺產的保存帶來相對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整體而言，功德林文獻對推動世界文明進步，尤其是在國際社會一直關注的婦女地位和教育，還有佛教文化傳播方面，皆具有普世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 (一) 文獻的稀有性和完整性

文獻的稀有性、完整性、保存狀態及特色等方面，是申報《名錄》的重要評審標準。功德林遺存的珍貴史料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及文化藝術價值，其表現形式和風格別具特色，載體多元豐富。

#### 1. 古籍經書

功德林藏經閣存有的經書典籍非常豐富，內容以經、律、論為主，兼具佛學研究、文化藝術、國學、道德倫理、商學、哲學等，時間跨越清初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也包括少量明末的書籍，如明末高僧蓮池（1535—1616）的隨筆文集《竹窗二筆》及《竹窗三筆》。<sup>3</sup>功德林館藏各類佛教經典內容廣泛，涵蓋年代久遠，例如沙門道宗的《僧護經》（1672年）、《大悲合節懺儀》（1920年）、《大藏經》（整

套共43卷），以及宋磧的《砂藏經》《梵鋼經》《蓮華經》《十六觀經》《義音經》《禪師語錄》，等等。此外，還有一批佛學研究的書籍，如光緒年間的高等佛學教科書《大乘起信論科經》、光緒二十四年（1899年）“金陵刻經處”的《大乘起信論疏解彙集全函》（線裝書）共12冊；《佛學大辭典》共16卷、《高僧傳》（線裝書）共8卷；唐京兆大薦福寺的《義淨傳》、洛陽廣福寺的《金剛智傳二》；等等。整體而言，這類文獻資源多以佛教經書和教理為主，具有珍貴價值，如藏經閣中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共80卷，目前學界一般認為《華嚴經》的編集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有說“在譯本中，亦是以唐譯的《八十華嚴》品目完備，文義暢達，因而在漢地流傳最盛”，<sup>4</sup>功德林藏本即為民國初年重刻的此譯本。此外，藏經閣中還保留了觀本法師、虛雲和尚、竺摩法師等高僧的著作。

#### 2. 佛學筆記和手稿

團隊在整理文獻資源的過程中，見到多個久未開封的樟木箱，當中保留了學員上課的筆記以及法師講課等的宣傳資料。從學員筆記中，可見當時的授課內容除了佛學知識，也包括道德倫理、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知識，如空氣和物理現象、主婦鑑等。至於手稿方面，更有許多名人資料，包括觀本法師、虛雲老和尚等大德

## 學術筆記



貝葉經——古緬甸文刻寫的佛經，約 1829 年

圖 5. 一套八捆的貝葉經保存良好（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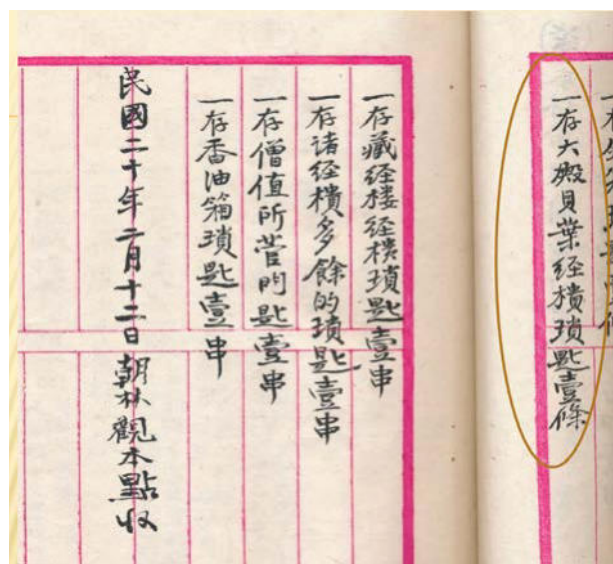


圖 6. 1931 年，朝林和尚和觀本法師點存財產中有貝葉經櫃及藏經樓鎖匙的登記。（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的佛學記錄，還有冶開和尚、梁啟超，以及各地僧人居士的親筆函。另有一批手抄本書籍，主要是國學典籍，包括四書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手抄稿。由此可知，早在學院成立不久，寺院的負責人已經對藏經閣的典藏進行了認真的整理，並抄寫了目錄資料，反映出對文獻保存和利用的重視。

### 3. 鎮寺館之寶“貝葉經”

貝葉經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早在 197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緬甸國家委員會便提出了對貝葉經的維護與目錄匯編的詳盡計劃書。貝葉經發源於印度，相傳古代印度人在紙張出現之前，會採集並加工貝多羅樹（梵文為 Patta，即棕櫚樹）的葉子，再用鐵筆在葉上進行書寫刻畫，繼而上色並裝訂成書。一些佛



圖 7. 功德林的各種規章制度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8. 功德林傳法脈(禪宗一臨濟宗)的記錄(緜帛文獻) (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教徒採用這種方式製成的經卷，即為貝葉經。<sup>5</sup>如今，在印度的早期貝葉經多已失傳，在中國內地的貝葉經也同樣相當稀少。一說唐代高僧玄奘曾從印度帶回了 657 卷貝葉經進行翻譯，後被珍藏在西安大雁塔中。除此之外，僅在峨眉山、普陀山、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存有少量版

本，因此貝葉經已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sup>6</sup>

在功德林的一座木櫃內藏着的貝葉經，誠為鎮寺之寶。功德林此套貝葉經共有八捆，約兩千多片，每捆以統一色樣和材質的布包裹，當中以繩穿過葉面上的孔，並用木夾板為封面及封底作固定及保護，既可避免散亂又利於攜帶，此裝訂形式為梵筴(夾)裝，外側兩面均塗上金漆，全套保存良好。此套貝葉經以古緬甸文刻寫，經西藏方面的專家初步鑑定，其年代約在十九世紀初，已珍藏於寺中多年。據鄭子健記載，觀本法師辦妥功德林事務後，曾遊歷南洋群島，並且參禮緬甸大金塔，更曾留居曼德勒(Mandalay)半年，回來後活躍於港澳之間，繼續弘法之路。<sup>7</sup>這些珍貴的貝葉經是否由觀本法師從緬甸大金塔帶回，或需繼續探討。

#### 4. 記錄學院發展的檔案史料

功德林的文書檔案作為原始資料，記錄了這座女子佛教學院的發展歷程。功德林寺院的



## 學術筆記



圖9. 功德林館藏大批藝術作品（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成立經歷長時間的籌組，曾訂立多項章程，這些文獻資源為申報《名錄》提供了重要依據。例如《功德林虔修行善會》的章程說明其“專為了贊助女界虔心修行、研究學理、培養德性、念佛守貞，暨教導失學之人，救濟苦難、力行善事為宗旨”；《組織功德林尼姑堂立案章程》第一條稱：“本功德林專為出家尼眾念佛修行以慈悲度世為宗旨。”1924年12月20日簽署的《送產契約》見證觀本法師簽訂了送出樓宇的契約，並由簡照南母親（簡潘永慈）代表簡濟家慈善會接收房產。此外，由觀本法師、

簡照南家族及高僧大德合力訂定的規章有《功德林尼院肅眾清規》（1923年）、《組織功德林尼姑堂立案章程》、《虔修行善會（功德林）》章程及《功德能毘忌實習班試辦簡章》。最終形成的發揮“總章”作用的《澳門無量壽功德林規章》手稿本及刊印本，均見證張壽波一直參與此過程，著名的中國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法師（1862—1940）的意見也被收錄在章程中，體現了這座正信佛教寺院的宗旨，可說是一份叢林寺廟及教學職能運作的指導性文獻，反映了佛學院的嚴謹以及活動的廣泛。



圖 10. 齊白石四子齊良運的《三壽圖》（左一）、吳昌碩墨寶（左二），以及宗教題材畫作。（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 5. 字畫與藝術作品

功德林為不少文化名人、僧尼、有識之士營造了交流的平台。他們在寺院中學佛論道，在傳播佛教文化的同時，更有不少思想碰撞，為澳門積澱文化。同時，各地僧侶、藝術家也將不少私人藏品留在功德林，現時可見的包括大批字畫、牌匾、楹聯，以及以宗教故事為題的繪畫等。例如，梁啟超曾贈給觀本法師一扇扇子，當中有他的親筆書法題詩〈澳亞歸舟雜詩〉；此外，觀本法師在 1931 年正式剃度落髮時，各方人士致送了不少字畫作品，作為祝賀他出家之禮物，既體現了佛教文化，也形成了功德林的藝術館藏。更為珍貴的是，清末民初在中國畫壇上極具名望的吳昌碩大師也有墨寶保留在功德林，該作是以“石鼓文”筆意書寫的一副對聯：“申子澗敬異時相，平原游處多高賢。”此外，還有竺摩大師在戰時創作的

墨寶等。由此可見，一眾賢士在澳門功德林中相會，使其成為弘揚學術文化和交流的重要文化場所。

概之，整個功德林館藏系列由有機的組織和聯繫構成，並以不同載體的形式呈現（包括紙本手稿、精美絲綢、木版畫、照片、貝葉、裝訂本、手稿等），當中所涵蓋的時段和內容豐富悠長，具有相當的完整性和生命力。

### （二）女性教育和提升地位

女性地位及社會角色議題一向備受國際社會重視。近代西方國家在十八世紀漸漸意識到女性權益與社會地位問題，西方學界也自十九世紀開始從社會學的視野提出女性主義的相關理論。二十世紀初，中國實行數千年的帝制被推翻，社會發生劇烈變化。其時，女性的地位

### 學術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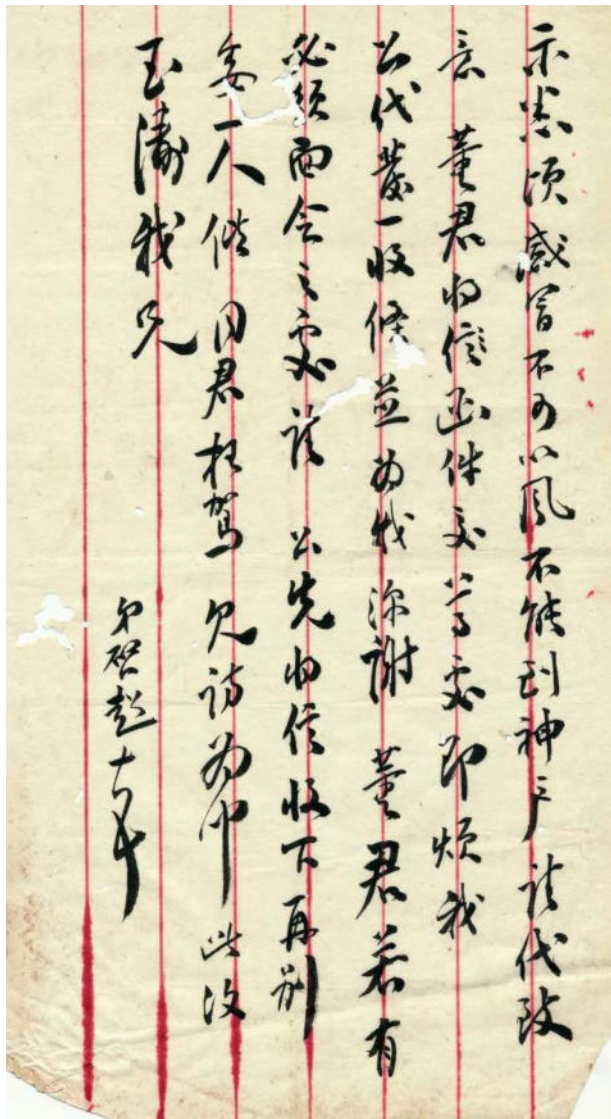


圖 11. 梁啟超致觀本法師的親筆函（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在世界各地仍然未受到重視，但澳門的一些有識之士已密切關注女子教育與社會權益議題。1924年正式設立的功德林，是嶺南地區首座女子佛教學院，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是一項具有開拓性的舉措。功德林為平民女性提供義學，不久便影響到鄰埠香港，繼而有社會人士在港創辦寶覺女子書院。<sup>8</sup>觀本法師以澳門作為主要基地，其弘法活動遍及鄰近多個地區（如香港、日本、東南亞、廣東、福建等地），作出了諸

多貢獻。例如，在抗戰末期的1945年，觀本法師在廣州荔灣區創辦了一所女子佛學修行道場，並由他親自命名為“陶輪學社”，一直運作至今，可見澳門在推動女性教育及社會地位方面的影響深遠。

以上種種，可見創辦人的國際視野，為不少女性提供了學習和踏足社會的機會，影響深遠，意義重大。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也特別指出，功德林館藏的文獻見證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具有世界意義。

### （三）佛教中國化發展和深遠影響

佛教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其最初傳播時，以出世修行的觀念為主，希望遠離人煙，進入超脫世俗的靜修；當進入中國後，無可避免地受到儒家重視人生、重視社會整體性，以及積極投身於社會生活理念的影響。功德林是正信佛教寺院，一方面提倡淨土宗，另一方面，在建廟初期便禮請上海靈山寺朝林老和尚在該廟掛臨濟鐘板（臨濟宗即是禪宗的一個支派），說明功德林是一所禪淨雙修的寺院，在推行人間佛教的基礎上，持續舉辦佛學講座，其佛教文化影響至今。

功德林寺院以淨土宗和禪宗（臨濟宗）為法門，寺院的法師專心開展弘法授徒，在中國內地及港澳地區，甚至東南亞一帶傳播佛學，留下不少著作和手稿（如《香光閣隨筆》《五會念佛譜》等），同時主張人間佛學的理念，對社會和諧、道德規範、社會倫理、愛國思想、仁愛平等，以及精神文明等有推動作用。功德林寺院內，現時存有法師的手稿及往來書札等不少遺物，可藉此研究其在全球佛教領域的貢獻和影響。

值得探討的是，禪門佛法以坐禪為主，其支派臨濟宗更是力倡“心即是佛”“開口便錯”的法則；而淨土宗則是以念佛為法門，稱名念佛，口念“南無阿彌陀佛”，便得到佛力，使念佛的眾生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兩種佛

法在修行時存在着極大的差異，何以在澳門功德林共存？

對於禪淨圓融，功德林創辦人觀本法師特別探討了淨土宗慈潛大師的思想，並歸納為：

蓋至唐中葉，禪風漸盛，了心性者，每謂本來無一物也，即心即佛也，絕學無為閒道人也，彼未了者，拾野狐涎唾，鼓弄兩片皮，肆言無修無證，修行無用，枉費心力，以放逸為通方，以守持為執相，此等習癖，到場北宋愈盛，永明之萬善同歸集，真為匡正此弊風而作。其主見在於禪淨合一，謂禪教不可偏廢，是正箴膏肓，起廢疾之阿伽陀藥，永明極力提倡之，諒於自力所證之外文，於慈潛三藏所著書，必深有領會。<sup>9</sup>

觀本認同慈潛大師對於禪淨圓融的觀點，因純粹禪修打坐，未能普及佛教，他認為應結合淨土宗的念佛方式。慈潛一派對於淨土宗有着開放的態度，尤其認可結合禪宗，吸納所有階層，對禪淨雙修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這對觀本推動念佛的理念和實踐有很大的影響。

禪門臨濟原本不主張念佛的觀念在宋朝已經改變，自宋代以來，念佛禪之風幾乎席捲整個中國禪界，直到近代的印光、虛雲法師均是主張禪淨雙修的法門，故而更加流行。兩位法師均對觀本影響非常大，有所謂“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之說。澳門功德林寺院奉行禪門臨濟宗和淨土宗並行，也體現了澳門佛教與嶺南地區，尤其是大灣區佛教思想的密切傳承關係，誠然也體現了佛教的中華自信，以及海洋文化所具有的多元和靈活性。

#### （四）著名歷史人物在動盪時期的貢獻

申報《名錄》的其中一項重要標準，是文獻所涉及的人物、時間、地點，以及其發揮的作用。事實上，功德林寺院在發展的過程中，成為著名佛學大師、文化名人、社會賢達推動

文化和教育活動的基地。相關的檔案文獻可見不少重要的歷史人物，他們在世界佛教、中外歷史轉折和重要大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作用。

事實上，觀本法師有許多同道中人，他與梁啟超是理念相同的好朋友，更是同屬康門學子的“親密戰友”，關係密切。他們曾聯名上書光緒帝反對簽訂《馬關條約》，並以“變法圖強”為號召，掀起維新變法運動。功德林保存了梁啟超寫給觀本（張玉濤）的親筆函件，大多是他們在日本辦學時的通信，蘊含豐富的歷史往事，也見證了維新人士在日本振興華人教育的愛國情懷。

此外，觀本法師是近代禪宗泰斗虛雲老和尚的十大弟子之一，曾經隨侍虛雲經香港、廣州到曹溪南華寺。虛雲法師被視為近代“一身繫五宗法脉”（曹洞、臨濟、雲門、法眼、滄仰）之禪宗大德，他曾經在功德林講課、說法，開示歸戒，因此功德林存有虛雲的手稿和書籍，還有印光法師的親筆信函，以及對《澳門無量壽功德林規章》的校正筆記。

創辦之時，港澳著名商人、社會賢達參與者甚眾。例如簡照南及其家族曾大力支持功德林和佛學院的興辦。簡照南與其弟簡玉階創辦了著名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是當時被稱為“民族香煙”的“紅雙喜”香煙的生產商，曾是中國最大的煙草商。簡照南一生熱心公益、慈善和教育事業，被視為一位著名實業家和愛國華僑。他與觀本為姻親關係，其家族對功德林女子佛學院作出了極大的支持。另外，高掛在功德林入口庭院的鼎鐘於1928年正月在浙江鑄造，刻有建寺時參與籌建的社會賢達的名字，何東夫人何張蓮覺居士（1875—1937）及其子女、女婿等均在主要的捐獻名單中。<sup>10</sup>張蓮覺居士以功德林作為推動女子佛學、女子義學的基地，現存於功德林的一些老照片記錄了她組織佛學講座的善舉。

二戰期間，不少佛教人士因避戰來到澳門

## 學術筆記

功德林居住，如著名的佛教大師竺摩法師從香港來到功德林隱修五年，他在佛學院的講座吸引了來自澳門、香港和內地的大量聽眾。著名的中國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在抗戰時從廣州來澳期間也常常造訪功德林，與竺摩法師成為忘年之交，他們在功德林交流佛學及書畫文化，也因而留下了不少字畫和墨寶、佛學著作等。<sup>11</sup>在功德林的文獻遺產中，更有中國佛教總會創始者冶開和尚的信函，以及朝林和尚等著名高僧的史料，非常珍貴。二戰後，不少高僧大德和佛教信徒離開澳門，前往緬甸、美國、馬來西亞、柬埔寨、越南、中國內地和香港等地，發揮他們在寺院中學到的知識，進一步傳播佛教文化。

### （五）社會和社群的精神價值

毋庸置疑的是，這些文獻遺產對於婦女、佛教人士、文化界、學術界、教育界、圖書館界、書畫藝術界等均具有重要意義。它們是婦解運動和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見證，同時功德

林作為仍然提供佛學教育的正信佛教寺院，相關文獻中所涵蓋的佛教教義、著名佛學大師的貢獻等內容，對於佛門大師和信眾均具有重要的精神和文化價值，更佐證了上世紀活躍在中國內地及港澳地區的佛學大師與東南亞、日本、歐美等地的佛學人士有密切的互動。與此同時，由於文獻內容以及它們所反映的社會群體廣泛，當中涉及教育發展、圖書和檔案整理、書畫藝術等方面，因此對相關的群體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

## 四、申報成功與未來發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審結果於2023年5月24日的中央電視台新聞報導中公佈。是次成功申報，為澳門增添了一張世界級的文化名片，為2024年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呈上一份獻禮，同時也為功德林成立100周年增添喜慶。澳門目前已有三項文獻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從表三可見相關文獻項目以及負責申報的單位，反映出澳門文獻資源之重要價值。

表三. 澳門文獻遺產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情況

序號	文獻遺產項目名稱	入選時間	級別	申報單位	文獻遺產保存地
1	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 (16—19世紀)	2010年3月	亞太區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澳門主教公署及 聖若瑟修院
2	澳門功德林寺院檔案文獻 (1645—1980)	2016年5月	亞太區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澳門功德林寺院
		2023年5月	國際級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與 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世界 記憶學術中心	
3	“漢文文書” (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 (1693—1886)	2016年5月	亞太區	澳門檔案館與 葡萄牙東坡塔檔案館	原件在葡萄牙東坡 塔檔案館，澳門檔 案館複製保存
		2017年10月	國際級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提供

功德林文獻的重要性在於如實反映了這座女子佛教學院的發展歷程，對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中外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而受到評審專家的重視。功德林的歷史，反映出澳門，乃至大灣區的人文精神，體現了其

時倡導的進步思想是時代的需求。筆者認為，未來應充分發揮澳門與大灣區在歷史上的深厚聯繫的資源，培養青年人了解歷史，促進文化共融。在推動大灣區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可以功德林作為題材，探討當時澳門相對開放的歷

史背景，以及在國際時局不穩定的情況下，功德林的法師和許多有影響力的人士在澳門發揮的積極作用。

是次申報成功，意味着未來需要展開更多工作。功德林的文獻遺產，不只是一所寺廟的館藏，對有關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更可彰顯澳門的歷史文化內涵。同時，如何將這些重要資源、歷史往事轉化為澳門的文化軟實力，振興澳門的文化產業，以及作為開拓文化旅遊的元素等方面，更值得大眾思考。因此，進一步推動年輕人參與文化資源整理的行列，說好澳門故事，以此增強文化凝聚和文化歸屬，在此後尤為重要。

## 結語

功德林文獻作為弘揚愛國和文明進步的“見證者”，對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及新時期的文化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國家提出大灣區發展構想的前提下，粵港澳應更好地發揮具有嶺南特色和情懷的歷史文化資源，同時弘揚優良的愛國傳統。筆者認為，未來可組織更多青年學者參與學習，開展文獻資源的挖掘整理，尋找大灣區共同的歷史記憶。通過本地和外地資源的深度研究，重現昔日先賢的史料。同時，文化界人士可充分利用相關資料，進行電影和小說的創作，製作出生動有趣且具有教育意義的作品。值得思考的是，藉着國家推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的契機，以大灣區有識之士及愛國學者的故居或歷史活動作為背景，推出相關的文化旅遊路線，既具有歷史價值，也可發展文化產業。筆者相信，隨着日後各方繼續深挖粵港澳的歷史記憶遺產，這些寶貴的文獻材料可成為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文化資本，也可為世人留下珍貴的文化瑰寶。

鳴謝：是次申報成功，筆者希望藉此感謝國家

檔案局、澳門特區政府、中聯辦、世界記憶委員會及專家、功德林寺院等的支持、關心和協助，還有申報過程中支持舉辦研討會、拍攝宣傳短片的銀河娛樂集團、徐金生蔡玉霞伉儷文教聯合會、社會人士等，更感謝澳門城市大學領導的鼓勵和支持、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同仁和參與拍攝的城大學生，以及所有義務參與和熱情投入的人士。是次申報成功是集社會力量，來之不易的成果。同時，更有賴先賢為澳門留下的瑰寶，說明其價值得到世界肯定。

## 註釋：

1. 有關觀本法師的生平，可參見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老和尚自述年譜（六）》，轉引自台灣學佛網，big5.xuefo.net/nr/article15/154146.html，2023年8月13日讀取。
2. 參考《世界記憶名錄》亞太地區委員會（Memory of the World Asia and the Pacific）網站，www.mowcapunesco.org/core-activities/regional-register/，以及世界記憶項目（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網站，www.unesco.org/en/memory-world。
3. 有關蓮池大師及其《竹窗隨筆》的介紹，參見〈蓮池大師《竹窗隨筆》〉，新浪佛學網站，fo.sina.com.cn/zt/zhuchuangsuibi/，2023年8月13日讀取。
4. 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台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4年，轉引自一行佛學辭典數據庫，buddhaspace.org/dict/index.php?keyword=大方廣佛華嚴經，2023年8月13日讀取。
5. 參見仇崢、陳洪岸：〈紙張發明前佛教經文寫在樹葉上〉，《重慶晨報》，2006年8月28日，轉引自新浪新聞網，news.sina.com.cn/c/2006-08-28/03259863082s.shtml，2023年8月13日讀取。
6. 參見李傳智、曾令華：〈珍稀《貝葉經》將在廣東佛山南海寶峰寺展出〉，轉引自佛教導航網，2010年10月13日，www.fjdh.cn/bnznews/2010/10/142412129423.html，2023年8月13日讀取。
7. 參見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老和尚自述年譜（六）》，轉引自台灣學佛網，big5.xuefo.net/nr/article15/154146.html，2023年8月13日讀取。
8. 有關港澳地區的近代佛教女眾教育，參見何建明：〈中國近代的佛教女眾教育〉，《佛教文化》，第44期（1999），

## 學術筆記

[www.chinabuddhism.com.cn/a/fjwh/199906/14.htm](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a/fjwh/199906/14.htm)，  
2023年8月13日讀取。

9. 釋觀本：《香光閣隨筆》，香港：東蓮覺苑，1977年，  
頁117。
10. 譚世寶、胡慧明、王曉冉：〈澳門功德林創立之史蹟鉤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3期（2009），  
頁193-220。
11. 參見柳蓮輯校：〈竺摩法師自述及濠江遺稿鉤沉〉，《文化  
雜誌》（中文版），第73期（2009），頁29-180。



